门 店

郭红解

记忆里年少时的门店，就是散落在街头巷尾的烟纸店。在物质贫乏的年代，那小小的烟纸店是很有诱惑力的。店里除了香烟、火柴、肥皂、草纸，还有铅笔、橡皮、刀片，有让人流口水的橄榄、桃板、弹子糖。小学附近新永安路上有家烟纸店，可能店主姓张，大家都叫做“张家里”。放学后，手攥几分钱，到“张家里”去买文具或零食，是少时很快活的事。有个小学同学，家里也是开烟纸店的。放学后，常看到她趴在柜台上做作业。很羡慕这位同学，周围有那么多好吃的东西。后来得知，家里管教很严，那些东西她一样都不能动，实在让我钦佩在花花绿绿的诱惑前，她能如此“淡定”。前不久路过那里，那一开间的商铺还在，成了烟酒专卖店，似乎还在延续烟纸店的文脉。

上世纪60年代糕点是凭票供应的，记得每人每月发4张糕点券，每张糕点券再加上半两粮票，可以买一个4分钱的脆麻花或5分钱的开口笑或8分钱的白元蛋糕。每月4次买糕点、吃糕点是贫乏日子中的动人时刻，买什么糕点要算计好长时间。那时居住的金陵东路老大楼的对面有家食品店，当时叫成茂食品有限公司，以前不明白为什么要叫有限公司，但“成茂”是欢乐的代名词，那里可以买到难得品尝的糕点。这些年，在便利店的“包围”中，“成茂”还在苦苦支撑着，先是两开间的门面萎缩成一开间，现在一开间门面里只有半间在卖着烟酒，下降到烟纸店的规格，与“大上海食品店”的店招很不相称。但对“成茂”的这种“坚守”，还是有点感动，毕竟这里还能寻觅到少时的些许印记。

老大楼旁边，有个临街的阁楼，原先住着拣废旧物品的老太。阁楼下是街面到大楼天井的通道，大楼的垃圾箱、蓄粪池在天井，这里是垃圾车和粪车(也叫马桶车)的必经之道。老太家的小火表接在我家大火表里，有段时间我每个月要上阁楼抄电表收电费。那天她告诉我，她在上海至乌鲁木齐火车上当列车员的三十好几的儿子要结婚了，媳妇还是儿子领导的亲戚，不过眼睛不好，看不清东西。儿子就在阁楼成了家，媳妇为人不错，还生了两个女儿。以后，垃圾车、粪车改成机动车，从大楼天井侧边新开的门进出，这条通道就不用了。“破墙开店”盛行时，老太一家不需“破墙”，就用这个通道开了个小吃店，供应面条馄饨，生意很不错。每次路经老大楼，总能看到小吃店门庭若市的景象。前些天路过老大楼，禁不住进小吃店探访，现在的招牌是咸肉菜饭骨头汤。老板说房子是租的，老头(老太的儿子)年纪大了，把店盘给了他，老头住在杨浦女儿家，两个女儿家境都不错。问及小店的生意，老板说市口好，还过得去。

如今居所周边，隔几个门面就有一个便利店，而最多的是房产中介店，对着门店多瞧几眼，立马会有穿着制服的房产经纪人笑容可掬地出现在你面前。那晚散步，发现有家房产中介店关门了，正在感叹“一叶知秋”，门店的开与关折射出房产市场的热与冷时，旁边一家门店闪出一位很帅的小伙子，颇有礼貌地说：“叔叔，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帅小伙是安徽人，大专毕业后到上海，从事房产经纪有三年了。帅小伙很健谈，他说一个外地大专生要在上海发展，机会很少，房产经纪是个不错的选择，这个行业上接国家政策，下接百姓“地气”，要与各色人物打交道，对走出校门的他是种历练，他不奢望一夜暴富，但这段经历对以后择业一定很有用。一番话，让我对他和他从事的行业有了不一样的认识。几天后散步又经过此地，一辆电动车在我面前戛然停住，帅小伙兴奋地说：“叔叔，刚带客户去看房，是法租界，复兴中路上的!”听他这么说“法租界”，我很不高兴，不得不对他讲起上海的租界史。帅小伙很虚心，说以后要多了解些上海历史。

史料记载，1956年上海有烟纸店9408家；据有关统计，2012年上海有便利店6400多家，2013年上海房产中介店超过1万家。从烟纸店到便利店、房产中介店，生活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道尔基和他的黑虎

王忠范

那时我很年轻，在莫顶草原的村校当汉语教师，与小我两岁的牧民道尔基结为朋友，他抱来皮被跟我住在一起。他教我的第一首蒙语歌是《骏马赞》，他说马背上的民族像离不开太阳和月亮一样离不开马。

阿伦河的眼睛亮了，大草原便绿得新鲜绿出了清香。道尔基正式接过套马杆，开始独立驾群放牧了。阿爸对他说：“去套一匹生个子马作乘骑吧。”这是规矩，也是对新牧羊人的考验。那天是个阳光很好的日子，乡亲们纷纷跑来观看激烈、精彩的套马场面，像丰收节那样热闹。我挥拳高喊：“道尔基，加油!”他点点头，很自信。道尔基系紧腰带，两只鹰般的眼睛虎虎有神，英雄一样骑在杆子马上。一阵注目搜索后，道尔基选中了一匹滚圆油光的黑马，就紧催杆子马冲进马群。在海浪般奔涌的马群里，道尔基机灵地左拐右突，紧追直逼，步步向前，很快把那匹黑马追出马群。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道尔基一夹双腿，探前身子，甩出的套马索如闪电在黑马头上绕来绕去，随着一声从胸腔里迸发出来的嘶喝，套马索猛然扣住了黑马的脑袋。这时候，杆子马四蹄插地，道尔基在马上向后一仰，拼力拉拽套马杆，那黑马飞蹄泼鬃，倒竖咆哮，被牢牢套住了。道尔基飞身下马，迅疾给黑马戴上笼头。人们欢呼着奔跑过来，连声夸赞道尔基：“好驹子，好驹子!”

黑马服了，便把道尔基认作主人了。没事时，它就用头蹭道尔基的袍襟，厚嘴唇在他的牛皮靴上擦来擦去，那样亲昵。道尔基给它起个名字叫黑虎，他指着黑虎跟我说：“马通人性，它和你一样都是我的好朋友。”这黑马着实惹人喜欢，一身毛黑亮黑亮的，鬃毛又密又长，四蹄犹如钢铸，跑起来飞快如风，肚皮都要贴地了。每天夜里，道尔基都要起来两三次到拴马桩前看看黑虎，喂几把鲜嫩的碱草，他说马不吃夜草不肥呀。清晨起来，道尔基先是去拎回一桶泉水饮马，他说马不像牛，不干不净的水是不喝的。黑虎不管长嘶、摇尾，还是刨蹄、啃地，道尔基都知道是什么意思，他常常一边给黑虎挠痒痒，一边絮絮叨叨，像交流什么。如此亲亲热热，我都有点嫉妒了。我说，道尔基，你别跟我住在一起了，干脆跟黑虎一起站着睡觉吧。

深冬，大草原仿佛被裱进一张冰凉的白纸，辣豁豁的风打着滚儿地疯狂。道尔基把羊群圈进山窝子以后，就去取牛粪柴想生火取暖。回来走到半路上，突降大雪，纷纷扬扬的雪片遮天盖地，四下迷迷蒙蒙。道尔基迷失了方向，他拍拍蒙古帽，又急忙松开了缰绳。那黑虎刨刨雪，又抖抖鬃毛往前奔走。走着走着，黑虎找到路了，长嘶一声，欢快地把道尔基驮回到山窝里的冬营地。道尔基的鼻子一阵发酸，他拍拍马背：“黑虎，不但识途，还懂人心。”

道尔基正要点燃牛粪火时，两只饿狼从山上窜下来，嘴丫子都扯到耳朵根了。黑虎瞪起眼睛，打着响鼻尥了几个蹶子，飞身冲上前去。这当口羊炸群了，道尔基急忙深一脚浅一脚地艰难围群，眼睛直冒金花。黑虎勇敢地与狼周旋搏斗，它嘶叫着用头拱、用蹄踢、用身挡，终于撵跑了两只饿狼。然而，它的右后腿被咬伤了，滴淌的血染红了雪。道尔基撕下蒙古袍前襟，跑去给黑虎包扎，心疼得直掉眼泪。第二天一早，道尔基就请来兽医给黑虎治疗，他还用草药给黑虎又洗又糊。没过多少日子，黑虎全好了，跟往常一样，一听到道尔基吹三声口哨，它就欢跑过来。

风雅到骨子

戴逸如文并图

一百多年前，有个上海人徐文台，博学多识，精于书法，又醉心于操琴、写诗和收藏。他在三十八岁时忽然开始画画了，从兰竹契入，出手不凡。忽然又不画了。为何？竟然是求画者太多！

他得到一盏汉宫雁足灯，欣喜不已。拿它取了斋名：西汉金灯之室，并制成拓片，寄给好友龚自珍分享。

龚自珍作诗一首答谢。诗中说，自己原来也曾拥有过的青铜器物以及收藏癖好如今都已烟消云散，正像《典宝》之失传。出土的汉宫雁足灯想必铜锈斑驳如青泥苔，我为你高兴且联想到了陈朝文章高手徐陵。陈主曾因徐陵代他拟了一篇妙文而赐他一件珍贵的灯盘。如今，你老兄也可如徐陵般，在千年古灯下读书，那是何等惬意的事呵。

想想吧，卖画商机涌来时，徐文台却搁笔了，自断财路。宝灯到手时，他不仅不转手狠狠赚它一票，也不去银行租只箱子寻机高抛。汉宫雁足灯，国宝级文物，徐文台只是拿它点着读书。唉，想想这个上海人，那是深入骨髓的风雅呀，真叫人羡慕嫉妒——爱!

头脑“动刀”溯源

邬时民

很多人认为，头脑开刀是一种很先进的现代外科手术。实际上，这类手术很古的时候就有之，因为最古老的外科手术里面就有钻颅术，这可以追溯到4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不过，早年的钻颅术带有宗教迷信色彩。古埃及宗教认为，人的头脑里存在着“不死的原则”，开颅就是为了让“不死的原则”及时离开将死的躯体，在死后让“灵魂”继续过着其生前奢华的生活。

真正有医疗价值的开颅手术，应该是我国古代医学家华佗要为曹操劈脑治头痛手术，遗憾的是没有记下详细的材料。

随着解剖学、生理学的发展，神经外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19世纪末崛起，人们开始对脑的形状和结构开始深入认识，颅内手术逐步进入成熟期。

1871年，英国外科医生彭尼脱和高德利为一个25岁的男子摘除了右大脑的一个胶质瘤，但由于当时的外科医生只注意如何摘除头脑内的血块或肿瘤，而忽视了术后可能产生的并发症，因此这名接受手术的男子4周后因脑膜炎而死亡。但是，这个创举还是震动了当时的医学界。此后，英国、德国、美国的一些外科医生先后做过颅内肿瘤、脑脓肿、癫痫、脊髓压迫症和疼痛手术。但当时并没有真正独立的神经外科，病例不多，且因手术器械原始，手术技术尚不成熟，麻醉安全度差，又缺乏有效抗感染、抗脑水肿和颅内高压的措施，当时手术死亡率很高。

神经外科虽起源于英国，但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展现给世人，却发生在19世纪初期的美国。当时美国有一批杰出的外科医生致力于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的外科治疗，其中贡献最为突出者当属Cushing教授，1920年在他工作的波士顿Brigham医院，创建了一所具有完整临床体制的独立的神经外科，并很快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神经外科中心。他创用的帽状腱膜夹持翻转止血和脑动脉银夹止血，一直是神经外科手术中的常用操作器械。Cushing大幅度降低了脑肿瘤手术死亡率，使之从50%以上降至10%以下。同时，以他名字命名的柯兴氏病(Cushing disease)、柯兴氏综合征(Cushing symdron)和柯兴氏反应(Cushing reflex)等，迄今仍为临床沿用。被誉为现代神经外科之父的Cushing于1939年去世。

今宵打谜

黄玮华

先验后称终收纳

(世界杯球员)

昨日谜面：明晃晃

(二字口语)

谜底：显摆(注：显，明；摆，晃动)

拳饵钓鱼

冯忠方

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有一种原始的垂钓方法，钓鱼者将拳头伸进水里为饵，待鱼咬住拳头后，迅速将手提出，另一只手便把鱼捉住。用此法钓得的鲇鱼，头扁体壮，牙尖齿利，满身带刺，大的有10多千克重。雌鲇鱼在河底挖洞产卵时，钓鱼者需跳进河中，把拳头伸进其洞内，待鱼上“钩”后，钓者要立即用另一只手抓住鱼尾，将其扬到岸上。为避免受伤，大多数人戴手套垂钓了。

肚子里长不出苹果树

黄小平

童年时，一次吃苹果，不小心把一粒苹果籽吃进了肚里。一个小伙伴吓唬我说，苹果籽吃进了肚里，会长出一棵苹果树。我怕肚里长出一棵苹果树，一边哭，一边回家找妈妈。妈妈听了我的哭诉后，笑着说，傻孩子，一粒苹果籽，不是在哪里都能长出苹果树的，苹果籽要发芽，要长出苹果树，需要土壤、阳光和水分，缺一不可。肚子里没有土壤，没有阳光，怎么可能长出苹果树呢?

听了母亲的话，我的心放松了下来。妈妈继续开导我说，每个人都有许许多多梦想的种子，这梦想的种子，就好似那苹果籽，它需要我们在实干的土壤上，用辛勤的汗水去浇灌，用热情的阳光去普照，才能发芽结果。“肚子里长不出苹果树”。母亲的话，让我从小就懂得了，一粒苹果籽是怎样长成一棵苹果树的。

“菜农”的忠告

王涛

我家原先的一盆铁树死了。望着花盆里的土，心里空落落的。花盆搬放在院内，春日里，长了几茎草，再过些日子，竟出了一株小苗。爱人说『小苗』是丝瓜，留它长。

我把与丝瓜争肥的小草给拔了，怕它经不住大雨，把盆搬到了檐下。小苗叶片上的白茎渐粗，大了，有须了，长藤了。我又准备了搭架的竹竿，在院内拉上了铁丝。丝瓜一路上了竹竿，上了铁丝，缠缠绵绵的。叶绿了，花黄了。

不想，到了秋初，丝瓜没了精神，过些日子，叶已黄，再过些时候，丝瓜死了。

邻居老王是种菜好手，我们都叫他『菜农』。『菜农』看我发愣，说出了丝瓜之死的原因，总结起来有如下几条：放檐下不得阳光，妨碍健康成长；不得风，不经风雨，丝瓜花淡，瓜小，没出息；盆太小，丝瓜的根野着呢，没有伸展自己的空间，它只能憋屈；盆里的土太少，营养不够，不给它一块地，哪行；丝瓜只是待在盆里是长不成的，小时还行，大了，要移它出去，接地气。

咂巴咂巴『菜农』的话，有点意思，好像他说的不只是丝瓜似的。

灯花

七夕会 运动休闲

疾走健身

吴明

七月流火，秋老虎依然肆虐着人们的肌肤。假期蜗居在家，身体日渐发胖，应同事小刘的建议，晚饭后急走。

急走不同于散步，但可以理解为快速的散步，更有别于长跑，但它又是类似于马拉松竞走的一种运动方式。对于像我这样长时间熬夜码字的“夜猫子”来说，身体循环系统紊乱，腰酸背痛是常有的事，所以锻炼身体就成了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了，否则落下什么大的毛病才是得不偿失啊!

我的性格较为内向，最爱一人急走于操场、校园花带周围，甚至田野间的小径等处。走在昆虫鸣叫间，大步流星，闻着夜露的气息和嫩草发出的青涩苦味。风儿飕飕地划过耳边，轻抚着面颊，一圈、两圈、三圈，别有一番滋味。

身体走得汗流浃背，两腿发酸，停下脚步，独自坐在校园的葡萄架下，望着朦胧月色，聆听大自然的天籁之音，享受着秋夜的凉爽和惬意，白天的心烦气躁、身心疲惫顿觉消逝的无影无踪。回家后再洗个热水澡，洗去通体的臭汗和尘垢。再坐在电视机前来一杯白开水小憩一番，而后就寝，一夜实在睡得香甜。有时，我约上几个同事一起急走，人多时，急走不像一人那么安静，而是你一言我一语地天南海北地侃大山，一个热点新闻过后，又一个爆料新闻粉墨登场。永远有说不尽的话题，在侃侃而谈之间不知不觉就已经走到浑身是汗，这样既交流了同事之间的感情，又锻炼了身体，何乐而不为呢?

如今的人们，大多贪图空调屋的凉爽，却不知生命在于运动的乐趣。而急走的快乐并不是一开始就体会到的，一般在一周之后才可以体会到运动后身体的轻快。

经常使用电脑的人都知道，每隔一段时间，电脑都要进行一次病毒查杀和碎片清理，不然它就会启动过慢，甚至感染病毒死机。人的身体和心灵都像一台电脑，更需要定期清洗和休养生息、排毒养颜和清理思想垃圾。

夏日，请大家加入这急走大军的行列吧！这是全民健身最简洁轻便的方式。